段彩華的「陽春白雪」

丘秀芷

十多年前，我就常在報端雜誌上看到「段彩華」三個字。只是，他的作品，我讀不進腦子裏。他寫的，跟我所能領會的、能接觸到的完全不一樣。

我大約十歲開始看文藝小說，中學時迷「名著」迷得一塌糊塗，看「小婦人」、「飄」這些淺顯的，也跳着看「紅樓夢」、「約翰克利斯多夫」這些鉅著。一天一本是常事。

年歲漸增，我也漸漸由看書改爲「讀」書。由速讀、濫讀改爲選讀、細讀。我開始在「儒林外史」、「老殘遊記」裏尋

找精闢的句子，讀「紅樓夢」再也不只在寶玉、黛玉、探春、湘雲等幾人身上轉。

到民國五十七年，我已在中學教了三年書，有一天在人間副刊讀到段彩華的一篇文章（題目如今忘了），文內描寫跑江湖賣藝者，我第一次領略到：不能嚎啕大哭的悲哀比什麼都來得更淒傷。不是血肉模糊的字句，但是文中那冷冰冰的悲哀，令人連眼淚都掉不出來；連續幾天，心緒都被那篇文章所盤據着。

從那次以後，我看到段彩華的文章就細讀，近兩年有機會讀到他大部分的小說集，才發覺：他那些早期被我拒絕的作品，很有一些比我以前看過的「暢銷小說」還好得多。不過，「段彩華」這三個字在文壇上，似乎一年比一年沉寂。

當然，他近些年沒有多少新作發表在「大」刊物上，這也是一個原因。六十三年，時報小說大展，他的「揷映的片子」，還被一位評論家，將之與舊寫法小說混在一起評，評價居然是「否定」的。

本來，眞正的藝術家、作家，多數生前是寂寞的。不過，我還是不服。尤其眼見許多遠比不上段彩華的作家，也被大篇幅有系統的介紹，包括人與作品，我就一直感到可惜，眞正能寫出一流作品的段彩華，爲什麼那麼「無聲無息」。

年前還聽說段彩華爲了養家餬口，不得不寫些政令宣傳小說（他那些本著藝術的作品常被退啊！）我一直覺得十分可悲，常想有空也效法水晶介紹張愛玲那樣，好好介紹段彩華的作品。

但是我自己的寫作技巧、我自己的學問歷驗，比不上段彩華，我的筆調、筆觸也跟他截然不同，我，又有什麼資格介紹他的作品呢？

一年半來，我心中始終蘊藏着這一個意念——介紹段彩華的文章，却不知如何下筆。前十數期的「書評書目」雖然給我個靈感：以訪問方式。不過，就是以這種方法，我也感到很困難。

因爲段彩華的筆法，早已突破傳統。並不是故意顚倒文法創造新詞新語什麼的，而是在意境上，他早已將他的作品昇華成一種藝術品，印象的、抽象的。讓人只能有那分「美」的感受，根本不能說出其所以然來。

他的句子還是穩穩當當的，用語也是平平實實的，然而，整段的意念、整篇文章，就是那麼新穎、那麼深切、那麼活鮮。

有一回，我一位編學術性雜誌的內姪來我家，看了一下午的「花彫宴」小說集後，跟我說：

「段彩華應該去拍電影，他要能有機會當導演，我們就可以拿出與『羅生門』對抗的作品。」

這話使我墜入五里霧中。段彩華是寫小說的，他的「花彫宴」集子裏，許多篇都是十分純「小說藝術」的，怎麼跟電影扯在一起。不過，舍姪自中學時代就迷電影，成天伊力卡山、費里尼、黑澤明什麼的掛在嘴邊，電影理論書籍買一大堆，常研究得廢寢忘食。我想舍姪的話一定有些道理，不妨就以此，來做訪問段彩華的「話題」吧。

問：我會聽一位內行人說，您的小說，任何一段都可以拿來拍電影，作品本身就已經分場、分鏡了，請問爲何用這種寫法？

答：這話很有道理。說這話的人，我該謝謝他，因爲他眞的看過我的小說了。在我當幼年兵時（那是我練習寫作的初期），參加過一次話劇演出，請來擔任導演的是「吳宗淇」先生。他處理戲很認眞、很紮實，而且能掌握住每一場戲的重心。在他替我們排戲時，我就體會出：導演工作是一門大學問。我很感到興趣，從此下決心研究導演這門學問。

我看過很多有關戲劇導演的理論，根據那些理論，去分析我看過的話劇、平劇、電影。尤其是電影，看得比較多。我選片子是先看誰導演的，而不是以演員爲取捨標準。每看完一部電影後，便思考：某一場戲爲什麼那

樣處理？如果換個方法處理，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長時期研究下來，也就有了些心得。

但是我畢竟不是影劇工作者，只是個寫小說的人。小說和戲劇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於是很自然的，我便把拍電影的很多技巧，運用到小說裏來。除了共同的地方運用之外，連小說和電影不同的地方，我也儘量使它接近。比如說，影劇是用動作解釋劇情的，小說是用文字來分析劇情的，故小說裏面的動作少，靜態的描寫比較多。我有很多作品，從頭到尾全是動作，便是使它完全戲劇化了。除此之外，引進電影的表現手法還很多，不能一一敍談。

問：既然您那麼熱衷於導演工作，您願不願投身電影藝術？

（段彩華這時面色猶疑，好一陣子才說：

「那……要看情形才能決定。」

想再問他看什麼情形，不過，他說：「還是談文章吧！電影，很不好說。」

我想起舍姪說的：「國產電影，要由商業進展爲藝術電影，只怕還要二十年。」段彩華是不是也有這種想法呢？不過，既然他有所忌諱。我還是轉入正題，談談他所寫的文章吧！）

問：有人批評您的文章，說是「用冷冽冽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我則覺得您的文章，充滿了眞摯的感情，但也含着痛苦淒凉，您的作品很少令人開懷大笑，即使令人笑，也是屬於笑中有淚那一類的，這是不是跟您的人生觀有關係？

答：我寫文章時，要求許多變化的。風格和趣味愈不同愈好。說「用冷冽冽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的這位先生，一定只看了我某一部份作品。

同樣的，妳剛才說我作品很少令人開懷大笑的，也只是讀一部份作品。實際上，即將由「中華文藝社」出版的「段彩華幽默短篇小

說選」，裏邊收集的作品，就很注重笑的效果。

任何文章，都跟作者的人生觀有關係，跟他的創作觀念也有關係。我一向不肯把自己的文章局限於某一種情形下的。一般的評論，都是按照各人的印象來置評，像杜甫的詩，歷來大多都說他風格謹嚴，寫出時代的痛苦、人生的流離，很少有人說他的詩是浪漫的。而我讀到他的「江畔獨步尋花」那幾首詩時，却覺得他是浪漫的。如果我單以這幾首詩來論斷杜甫是個浪漫派的詩人，妳想對還是不對？

（的確，我沒讀段彩華所有的作品。以前是以偏概全了。他出過的九本集子，我看了五本。有「花彫宴」、「神井」、「鷺鷥之鄉」、「屠門」、「段彩華自選集」，雖然不算少，却也只有一半。其餘，「幕後」、「山林的子孫」、「雪地獵熊」、「五個少年犯」都沒有拜讀過。在書店難找不說，段家也沒有，以後有機會再讀吧。先談已看的這些。）

問：我很喜歡「花彫宴」這本集子。您在這本裏收集的作品，不管是以大陸鄉土爲背景，或以目前社會爲題材，好些篇筆法都很特殊。像「五個約會」這一短篇小說，時空跳躍得很厲害，請問這種寫法叫什麼寫法？您爲什麼要如此寫？

答：謝謝妳的讚譽。在「五個約會」裏的時空跳躍感，一種是屬於電影的剪接法，一種是小說情節的安排。

問：「花彫宴」這一篇小說，也是要很細心、很用心去體會。如果純粹以「消遣」心情看小說的人，大概不會花腦筋去閱讀。我覺得您把寫小說當做「藝術品」去琢磨，很吃力，而且不容易吸收讀者羣。我的說法對不對？

答：那是妳讀時的感覺，事實上，寫「花彫宴」這篇我是一口氣完成的，大概只花一個工作天吧。所以寫時並未修改、琢磨。

談到讀者羣，這篇小說確實是欣賞者很少。不過，我並不是完全脫離讀者羣的人。我有很多作品連初中生也喜歡看，趣味不見得低

俗。總希望跟讀者共同合作，來完成從創作到欣賞整個的歷程。這一點，我自信並沒有白費力氣。我想，我所以能寫作二十多年，不是靠批評家瞎捧亂吹，而是靠有讀者欣賞。

（段彩華回答得好直爽，不失文人眞性情。我常聽文友談起：段彩華的文章叫好不叫座。其實：「叫好」也罷！「叫座」也罷，對一個眞正能寫肯寫的人，大概都沒有影響吧。我想起另一個「叫好不叫座」的作家——姜貴。他的文章又是另一種面貌。）

問：有很多人推崇姜貴的小說，甚至於有人會在中副上寫方塊推薦說：如果我們國家想申請諾貝爾文學獎，應該由姜貴的作品代表，您覺得如何？

答：我覺得：說這話的人一定十分偏愛姜貴先生的。當然，姜貴先生的作品是有他的優點，不過，能不能得諾貝爾文學獎，最好把多人的作品統統翻譯成外文，讓瑞典人選選看。選中了當然證實有價值。其實沒選中也別灰心。眞的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中，也有很多不值得翻譯成各國文字的。如果不信，請到各國書店中調查調查，翻譯成別國文字的得獎作品到底有多少？這是有根有據的。

問：影響您較深的文藝作品有哪些？請談一談這些作品特殊之處？

答：我讀過的作品都對我有益處，因爲我是選最好的讀物讀。若談影響，那就難說了。任何一位作者，都是求獨創的。

問：有人會在「書評書目」上評論說，目前，我們的文學快死了，文學已被宣判爲商品。尤其幾個大報副刊銳減文藝作品的份量，實在可慮。您以爲如何？

答：這話乍聽之下，有點聳人聽聞，我是指「文學快死」這句話。我不明白他所指的是什麼，不敢亂評論。不過，國內幾個大報猛減文藝作品的篇幅，我覺得很是可惜。

問：我不以爲用語粗俗、人物卑下就是鄉土文學的範圍。您的作品，大多題材背景十分「鄉土」的，但是用語十分端正，像「黃色鳥」啦，「孩子與狼」啦、以及「病厄的河」、「小孩求雨」，這些都是。您能不能爲「鄉土文學」下個定義？

答：鄉土文學是指內容地方色彩特別濃厚而言。這種內容還要土里土氣。不過某些作者特別偏好粗俗詞語，這實在不見得足以代表鄉土文學。

（聽了這話，我實在很有同感。「鄉土」，「土」是一定要的，爲什麼非要「俗」、非要「粗」不可？但是，有些人滿篇粗話，自以爲正宗「鄉土」，實在辱沒「鄉土」二字的樸實純眞。想到這裏，我又想到另一個問題。）

問：您贊不贊同用方言寫作？

答：贊成。但所用的方言，必須能達到普遍的了解。如果用只有少數人能懂的方言，那就太吃虧了。

問：在文學上過分經營，往往「以文害義」，讓人不能瞭解文章的內涵。其實，您的文句都很通順，語法很大衆化。但是，有些篇的意思，就要讀者很吃力的去領會、去理解。這又是爲什麼？您剛剛不是說：如用方言，必須能達到普遍的瞭解嗎？但您的「貨郎腰子」啦、「花園夫人」啦、「插槍的枯樹」怎麼不大衆化呢？當然，我不是指用語，而是用意上。

答：有些作家寫文章，是沒有新意，却濫用新詞兒，把舊的東西用只有少數人偏愛的語言文字寫出來，這種文章是花拳綉腿、舞文弄墨而已。我寧願擱筆不寫，都不作那樣的文章。

我的主張是：語言是樸實的，一看就懂，表現的內容却要加以創新。對每一篇文章的思想主題，絕不能用文字把它寫出來，要通過藝術形象和境界，傳達給讀者。在欣賞者來說，是要費一番思考的。這是根據什麼來作

的呢？人的腦筋越用越靈活，不用就遲鈍。藝術的目的之一是啓發人的智慧，使人腦筋活潑。

問：六十四年「黎明」出的「段彩華自選集」裏面大多作品，我也很欣賞。幾乎每一篇都有故事性，又十分深入。這裏所選的大多是您八九年前乃至十多年前的作品，您近年的作品反而少了，爲什麼？

答：從民國六十三年九月開始，我已從事別的服務。由於工作關係，不像前十多年那樣每天都寫了。不過，我仍然經常發表作品。像長篇小說「龍袍刼」就在中華文藝連載二十多萬字了。再者，自選集裏所選的，是我根據整理作品出版的計劃來決定的，很多近兩年所寫的東西，都因某些原因沒選進去。謝謝妳這樣關心，給我更多信心，一定永不懈怠的寫下去。

問：您在自選集中，前面寫了幾則「夢話」，其中第二則我不懂。爲什麼「牆，爲眞理而造。門，爲謠言而開。」

答：這問題不宜直接回答。這兩句話是我從生活裏體驗出來的。請妳也從生活裏體驗了解它吧。

（我已想了很久，但是，仍然想不透。大概還是那個原因，我的學識閱歷還不到那程度。不過，我總覺得這兩句話十分「冷」。雖冷，却不是「冷漠」！而是淒涼。）

問：您的作品雖然有的十分「冷」，但是從不「妖言媚語」，也不灰、黃、赤、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您的作品沒有一篇會戕害人的性靈的。請問您，贊不贊成寫「性」（以藝術爲準則」）？

答：我不反對別人以藝術爲準則來寫「性」。像幾年前放映過的一部外國片「甜蜜的家庭」就是表現「性」的，趣味絕不低級，我很欣賞。

不過我自己却不喜歡這一類的題材，我覺得取這種題材來寫作，太偏狹，也不適合我們

當前時代的需要。這也是責任的問題。

（責任，二字使我心靈猛然提昇！這兩個字，看似簡單，其實多複雜、多莊重？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問：您很少寫散文是嗎？我只在「純文學散文選」裏，讀到您的一篇散文「飄泊的古物及其他」用語雖然詼諧，用意都是十分深沉。寫散文更不太涉及「性」，您爲何不常寫散文？

答：我喜歡寫較長的東西，散文的字數總是被限定在五、六千字以內，若寫長篇散文，幾萬字一篇的，看的人一定少，寫一兩千字以內的散文，實在不過癮。如果散文的字數從寬，在十萬字以內都被歡迎的話，我就會寫很多很多的散文。

（十萬以上？要是我是編輯，我也不見得敢採用這「大塊文章」。尤其報紙副刊，總喜歡稿子愈「迷你」愈好。一方面編排容易，再則讀者也喜歡。其實段彩華寫眞正的長稿也不算多，好像只有兩部長篇小說已成集子，此外還有「龍袍刼」目前在中華文藝連載中。）

問：請談一談寫「龍袍刼」的動機。

答：這篇小說所採用的故事，是流傳在我家鄉的民間故事，不見得完全合乎時代背景，但它却能反映那一個時代。我呢，也就看中這一點，覺得有把它寫下來的必要，經過長期的醞釀，才逐步完成。

問：看以往介紹您的一些文字，得知您只讀到高一，就因戰亂輟學，請問您如何自修的？

答：自己看書。只要有時間就看，手邊沒書就思想。從離開學校起，我都一直這樣做。一直到今天，看書和思考可以說是我的生活方式。

問：嫂夫人偶而用「茅以儉」爲筆名，譯一些英文作品，您覺得翻譯的工作如何？

答：這種工作對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上非常重要。東西文化能達到某種和諧，翻譯要居首功。她做這種工作，我雖不能幫助，但從旁鼓勵她做，確實有意義。

「覃子豪全集」出版了

詩人覃子豪先生爲自由中國詩壇最具影響力的播種者。不論其創作或詩論，均獨具風格，卓成一家，覃子豪全集出版委員會編印之「覃子豪全集」，業已全部出版。該集限印壹千部，計分三輯，所收覃氏著作，遠自民國二十二年以迄五十二年止。其第一輯「詩」四五八頁；第二輯「詩論」，六五〇頁；第三輯「譯詩及其他」，四一二頁；另附詩人肖像、手跡、及圖片數十幀。全書爲二十四開本，封面用藍色充鷄皮燙金精裝，設計新穎美觀。現全集僅存二百五十部，該會爲籌集覃氏墓塋基金，徵求直接訂購，每部定價新臺幣七百元。又第二輯每册定價二七〇元，第三輯二〇〇元，因尚有餘存，可以分售。函購請逕洽臺北市武昌街二段三十七號七樓臺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鍾鼎文先生，或郵撥4858號徐震戶收轉該會亦可。

問：您會不會改變您的寫作方式（筆法）？今後有何計劃？

答：我很喜歡在創作中求變化，很多敏感的讀者看了我不同的東西，都說，看起來不像一個人寫的。今後，我還會儘量尋求各種寫法。寫作計劃方面，也有一個腹案，却不敢說出來。是怕說出來後沒做到，人家會以爲是吹牛皮。

此外，我還問了兩三個問題，由於牽涉太多，段彩華沒有肯定的答話。事實上，我的問題，有些也是太過富於「攻擊性」（針對當前文壇）。不過，從段彩華的答話中，我學會了許多。尤其「責任感」與「有所爲，有所不爲」！

一位作家，要能不在「知名度」及稿酬中迷失自己，實在難。能懷着「帶領讀者」之大志的，更少之又少。

段彩華的文章與人格雖然使我折服，不過，對於他那股「傲氣」能否爲大家所接受，我則感到「不肯定」了。